



水不在长，有峡则名。峡无大小，水复山重。这是笔者置身长江三峡之巫山小三峡油然而生的景语与情语。我们的游船像一枚树叶漂进了20里水路之巴雾峡，满船欢笑声中，忽而山回水转，滩险流急，少顷，钟乳密布，顿失前路。在满船惊叹声中，“不慌！”看船夫在弯路前停船细察，看准一股激流，即胸有成竹地操舵，游船坚定前行，石出疑无路，拐弯别有天，到了“U形弯”，船夫在逼仄处猛点几下竹篙，啊，转过“U形弯”了！

转过这“U形弯”，恁多美景、奇景，看前方又是山环水绕，弯路重重，让人酣畅淋漓地体验着陆游笔下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境界。

弯路，是河流特别是山峡中的一种常态，也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。写作不也如此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说起写作，每一篇都是新的开始，如同面对未走的水路，一帆风顺的太少，总要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拐弯——这些弯路，也是瓶颈，该怎么办呢？转弯前不可惊慌失措，转弯中要保持定力，转过弯，又是一片好风景，甚至可见愿景。

人生亦如此。人生之路多曲折，常常遇到转弯，说“九曲十八弯”也不为过，甚至有时会误入“死胡同”。人要进步、要前进，必须学会转弯。转弯对人来说，可谓一种必不可少的磨炼。经此磨炼，让转弯圆通，走出“死胡同”，才会有成长与成就。成功，往往藏在弯路与拐角的后面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腊八前一天，姐姐总会拿着一个葫芦瓢，带着我挨家挨户去“借粮”。那时候，村里各家谁也凑不齐腊八饭所需的八样食材，就有了这样互相帮衬的习俗。每到一户人家，姐姐就会甜甜地喊“大娘”，我也跟着叫“大婶子”。大人们总是笑呵呵地拿出些绿豆、红豆之类的杂粮，倒进我们举着的瓢里。母亲也会早早准备好红枣、杏仁，等着别家的孩子来取。这一来一往间，腊八前的小村庄便热闹起来了。

腊八，少不了腊八粥。这习俗到晋南，却悄悄换了一副模样。晋南是面食的王国，处处离不开面食，腊八粥也不例外，也要加进面条，连粥带面烩在一起，既是粥，又是面，就成了“腊八面”，我们称之为“腊八饭”。

刚进腊月，主妇们就开始筹备做腊八饭的食材。翻缸倒罐，找出家中的各式豆米，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豇豆、小米、玉米……如果有条件，再配上花生或是几颗莲子，那就更上了一个档次。熬粥，要有耐心，正如“熬”字所蕴含的深意，就是要用慢火细炖，让豆米释放出更多的营养和香味。待粥底浓稠，色泽温润，将擀好的面条一绺绺地抖入锅中，便可大功告成。这样的腊八饭盛出来，但见红的豆、绿的豆、黄澄澄的小米，衬着玉白色的面条，光是看着，心里就有了暖意。

吃腊八饭，第一碗主要吃面。母亲会按照每个人的饭量，把面条先

## ●文史漫笔

# 人生之河几多弯

齐世明

苏轼的人生，尤其是死里逃生、被贬黄州的经历，正是他圆通转弯、走出人生大拐角的过程。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“乌台诗案”让苏轼险些丧命。出狱后，他被贬黄州，担任一个无薪无居的虚职，仿佛走进了人生的“死胡同”。政治上的毁灭性打击和生活的极度困窘，让苏轼一度心如死灰。然而，他却在贫瘠荒地上建屋，躬耕于东坡，与农人交友，借山水排遣愁绪、探寻真谛。正是在人生的大拐弯处，苏轼完成了从“苏轼”到“东坡居士”的蜕变，思想愈发纯熟通透，自然能镇定自若地转弯，走出“死胡同”。在黄州这五年，他反而将厄境升华为文学、哲学与艺术的巅峰，创作力“井喷”，写下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后赤壁赋》《定风波》《寒食帖》等不朽名篇，开创了豪放词派，将宋代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度。

山水多转弯，转过弯可见美景；人生拐大弯，生命往往更多风情。在人生拐弯处，弘一法师李叔同堪称楷模。夏丏尊先生说弘一法师做人有个特点，即“做一样，像一样”，而著名学者俞平伯则形容得更为生动完整：“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，少年时做公子，像个翩翩公子；中年时做名士，像个风流名士；演话剧，像个演员；学油

画，像个美术家；学钢琴，像个音乐家；办报刊，像个编者；当教员，像个老师；做和尚，像个高僧。”这一评价意味深长。人之一生，扮演多个角色，经历诸多拐点，李叔同置身拐点却不慌不躁，对每一个角色都用心投入，每次转变都极为认真。转过弯去，他“做一样像一样”，在每个角色中都取得了不凡成就，实现自己的愿景自然水到渠成。

写至此处，不禁想起“现代戏剧之父”易卜生的一句话：“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。”人生在世，如何将“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”？成器，即成为像样的人。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心怀情怀、秉持理性，并为之坚韧不拔地努力；同样，也必须在人生的大大小小转弯处保持从容与沉着。

著名语言学家、“汉语拼音之父”周有光先生在一次接受主持人采访时，被问及百岁老人长寿的秘诀。周先生说：“凡事要想得开，要往前看。”主持人再问：“要是我想不开呢？”周先生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拐个弯不就想开了嘛。”

此语，是对苏轼与李叔同不朽人生的精辟总结，对极少经历大起大落与急转弯的芸芸众生，亦是照形知今的明鉴。凡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弯路与拐点，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挫折与磨难。如果始终不具备“转弯思维”，僵持一种思路，极有可能走进“死胡同”。若深知如何“转弯”，及时调整，绕过障碍，人生的华彩乐章，往往就在转弯之后。

## 借来的腊八饭

王英

腊八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母亲就在灶台前忙活开了。风箱“呱嗒呱嗒”地响着，腊八饭的香气也跟着飘进我的梦里。吃完早饭，父亲会到院子里的枣树下，用刀在树干上割一圈小口子，把饭抹进去。听老人说，这样来年枣子就会结得多，长得甜。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的

道理，直到后来听果农说破：这样做其实有保水作用，保证果实不会掉落。

吃完腊八饭，村里人见面总要互相问：“腊八饭吃了吗？”“甜不甜？”空气里好像真的飘着甜味。后来日子好了，粮食多了，孩子们不用再到各家“借粮”了，可这样的问候还在，那份甜味也还在。如今，人们讲究养生，注重食材搭配，可我觉得，最养人的，还是当年葫芦瓢里互相借来的杂粮、抹在树干上的饭粒，以及寒冷清晨里一声声简单的问候。

蒜味也更足；上好的陈醋，能赋予腊八蒜更浓郁的香气；容器，最好是玻璃瓶，不光密封性好，还直观，蒜头腌泡到什么程度，能够一目了然。待到年节，蒜瓣腌泡得莹绿通透，正好开坛。盛一盘在桌上，搭配饺子吃，咬一口酸甜脆爽，那可真是绝配！

街巷里，熟人碰面，总不忘问一句：“腊八饭吃了没？”朴实的一句问候，透着敦厚的乡情。宽厚的人家，常会煮一大锅，盛给左邻右舍。一来二去，乡邻之间的情分也如同这浓香的腊八饭，变得越来越浓厚。

过了腊八，年就真的逼近了。乡村集市上的各式年货渐渐多了起来，红红的灯笼、喜庆的春联……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，也沾上了浓浓的喜气。一年到头，正是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旧习俗，给寻常寡淡的日子，增添了几分鲜活的趣味，也让百姓心里，有了或大或小的盼头。

## 星期文库

译苑草木多故事之一

唐代诗人当中，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在俄罗斯颇受汉学家重视。艾德琳翻译的《白居易诗选》，选译了270多首。翻译白居易诗词的俄罗斯诗人和汉学家多达14人，其中包括著名的诗歌翻译家阿列克谢耶夫、休茨基和别列列申。

白居易的很多诗跟花草树木相关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《大林寺桃花》这首诗先后有三个俄译本，各有特色，引人关注。

第一个译本出自瓦西里耶夫（1899—1938）的手笔。他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（1881—1951）院士的亲传弟子，不仅翻译了白居易50多首抒情诗，还翻译了这位大诗人的代表作长诗《长恨歌》。遵照老师的指点，他翻译汉语古诗词，注重节奏和韵律的传达，把他翻译的《大林寺桃花》回译成汉语如下：

农历四月再也闻不到/浓郁的花香，/只有在山上的寺院里/桃花才开放。/一直苦闷因为不晓得，/桃花开何处……/未曾想在此又见桃花，/我大喜过望。

第二个译本的译者艾德琳（1909—1985），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，艾德琳遵循老师的教导，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，既注重内容的忠实，也注重节奏的传达，不过，他不追求诗行押韵，认为追求押韵有时候会以辞害意。下面就是艾德琳《大林寺桃花》的汉译文本：

人世间的农历四月/花卉已凋零，/这座山寺里有桃树/花朵才绽放。/春天消失让我忧伤，/无力唤春回。/在这里又见桃花开/确实想不到。

第三个译本的译者娜塔莉娅·奥尔洛娃，1974年出生，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。她比前辈更进一步，除了重视节奏和音韵，还追求等行翻译，原作是绝句，就译成四行，而不是八行，因此更接近汉诗原作简洁凝练的风格，她选译了《白居易百绝句》，2018年荣获俄罗斯第三届“品读中国”的诗歌翻译奖。请看奥尔洛娃这首译作的汉语回译：

世间四月各种花卉都已凋零，不料山寺里的桃花竟然盛开。春天消逝难以寻找让我烦恼，想不到桃花顺路到了这里来。

节奏工整，韵律和谐，令人赞赏，充分彰显了奥尔洛娃驾驭诗歌语言的高超能力，除了译诗，她还加注说明：江西庐山有大林寺、西林寺和东林寺三大佛教名寺。

奥尔洛娃的先生阿尔焦姆·科布泽夫也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，2019年他们夫妇二人曾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学，我把汉俄对照的四本诗集送给他们留念。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  
山寺桃花始盛开。  
长恨春归无觅处，  
不知转入此中来。

谷羽